

「捋鬚子」與「捋虎鬚」

孫劍藝

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所語言研究室

本文題目中出現了兩個短語，我拿這兩個短語向人們做調查，問其中的兩個「捋」音義是否一樣，大家都說意義是一樣的，依普通話讀音都應該念lǚ。可是翻開《現代漢語詞典》，它們卻是分屬音義都不相同的兩個字頭！這是《現代漢語詞典》的疏忽呢，還是另有原因呢？

我們還是順著《現代漢語詞典》出現的這種差異一路說下去。「捋鬚子」這一短語沒有必要單列詞條，所以《現代漢語詞典》就以舉例的形式出現在讀lǚ的「捋」字頭下：

捋 lǚ 用手指順著抹過去，使物體順溜或乾淨：～鬚子 | ～麻繩。

將「捋鬚子」放在該字頭的音義之下，應該是沒有甚麼問題的。順便插說一下，人們對「捋鬚子」的現象並不陌生，但具體「捋」起來又有細微差別：所謂「用手指」，可以是兩個手指，也可以是多個；可以是只捋一兩根鬚子，也可以是捋一把；可以是自己捋，也可以是讓別人捋。還有，捋鬚子不一定是為了使之「順溜」或「乾淨」，有時純為一種習慣，戲劇中老生的捋鬚子則更是一種程式化的動作。但這個捋鬚子的「捋」念lǚ，應該是人人都能接受的。

下面再看《現代漢語詞典》對讀luō的「捋」字頭的解釋和對「捋虎鬚」短語的處理：

捋 luō 用手握住條狀物向一端滑動：～榆錢兒 | ～起袖子。

這樣的釋義以及與舉例的配合也不會引起甚麼爭議。可是接下來卻把「捋虎鬚」單列了一個詞條放在後面：

【捋虎鬚】luō hǔ xū 捋老虎的鬚鬚。比喻觸犯有權勢的人或做冒險的事情。有特殊的含義當然應該單列詞條，但將它放在該字頭的音義之下，和前面的「捋鬚子」一對比，就讓人疑惑不解了。人們會問：為甚麼捋人的鬚子念lǚ，而捋老虎的鬚子就念luō呢？為甚麼捋鬚子是「用手指……抹」，而捋虎鬚非得「用手握」呢？總之，

兩個短語中的「捋」為甚麼會被處理成音義迥異的兩個動詞呢？這恐怕是連詞典的編者也無法自圓其說的。更何況，「捋虎鬚」作為一個典故性詞語本來就是指捋人的鬚子！它的來歷是這樣的：三國時吳國的朱桓跟吳主孫權等君臣們一起飲宴，朱桓臨別時上前給孫權敬酒，說自己將要到遠方去了，「願一捋陛下鬚」，也就沒有甚麼可遺憾的了。孫權答應了他的請求。朱桓捋著孫權的鬚子說：「臣今日真可謂捋虎鬚也。」孫權聽罷哈哈大笑。（事見《三國志·吳志·朱桓傳》注引《吳錄》）請看，這跟一般捋鬚子的「捋」沒有甚麼兩樣，讀音和意義都應該是同一個。難道僅僅因為它是個典故就得加以區別而念成 lū 嗎？這是沒有道理的。這裏的捋「虎」鬚實際也是指人，只不過是比喻大人物的修辭性說法而已。

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，「捋鬚子」和「捋虎鬚」兩個短語中的「捋」，音義應該是同類的。《現代漢語詞典》將它們分置兩處雖有不妥，卻也並非偶爾的疏忽，而是還有歷史原因。

行文至此，我們不得不交代一下「捋」字具有兩項音義的來歷。從字形發展看，「捋」其實是個後起字，其古本字即是其右半「𠂔」。《說文·受部》：「𠂔，五指持也。從受，一聲。讀若律。呂戎切」從音義兩方面看，這應是捋鬚子的「捋」的前身，今天的 lū 音應肇端於此，清人王筠句讀也說：「『捋』蓋累增字也。」《說文·手部》同時又收了「捋」字：「捋，取易也。從手，𠂔聲。郎括切。」（按今本《說文》的反切是徐鉉據《唐韻》補注的）此「捋」應是捋榆錢兒的「捋」的前身，今天的 lū 音應肇端於此。又，該項音義後來在有的方言中後演化為「攬」。看來，「𠂔」「捋」本同一字，是由於意義的分化而另造一形聲字加以區別，同時讀音也分化為二。從《說文》將二字並收來看，這種分別應該早就形成了。可是後來這兩套形音義又漸漸發生了合流。在字形上，「𠂔」和「捋」由一字分化為二後，本來是分擔兩項音義的，可是由於「捋」字表示手部動作意義的相對明確性，本應由「𠂔」字承擔的那項音義人們也習慣上寫作「捋」，這樣它就後來居上成了實際上的正字。到今天的規範漢字中，「𠂔」字就被徹底廢除了，於是「捋」字就隻身將兩項音義承擔起來，成了現代語言學意義上的「同形詞」。

「捋」雖有兩個讀音，但哪一項意義讀哪一個音，卻應該一致起來。捋鬚子的「捋」念 lū，捋榆錢兒、捋袖子的「捋」念 lū，就是區分兩類意義的。從意義類別上看，捋虎鬚的「捋」顯然應該歸入第一類，把它等同於捋榆錢兒、捋袖子的「捋」，是不合情理的。但這只是就實際應用而言，《現代漢語詞典》將捋虎鬚的「捋」定為 lū 音，卻是受了舊辭書的影響。過去「𠂔」「捋」二字未合流，從《說文》到《康熙字典》的古代字書，再到 20 世紀初的《辭源》之類現代辭書，均作為兩個字處理。這樣「捋」字在工具書中就只有一個讀音（舊音「郎括切」或「盧活切」），「捋虎鬚」依音義應歸入「𠂔」，但卻依字形歸入了「捋」，於是造成了讀音的錯位。例如舊版《辭源》和《辭海》「捋」字就只注「盧活切」一個音，詞條「捋虎鬚」便依字形附於其下。1980 年修訂版《辭源》仍沿襲這種做法，只是加注了漢語拼音 lū 而已。可是有的辭書則開始根據語言實際加以變通，如 1979 年修訂版《辭海》，先是在 lū

音下列了兩個義項，捋鬚子的「捋」便屬於第二義項「撫摩」，又說參見「捋虎鬚」，這就把「捋鬚子」和「捋虎鬚」的音義聯為一類；接著又增加了一項讀音 lǚ，注明用於上面第二義項，這就把它們的讀者拉向了口語實際。這種在繼承的前提下又有所發展的辦法，在當時已屬難能可貴了。到後出的《漢語大詞典》中就更加明確了，首先區分了讀 luō 的「捋¹」和讀 lǚ 的「捋²」，然後將「捋虎鬚」單列一個詞條，而將其讀音直接定為「捋²」，這就使它徹底擺脫了舊辭書影響的陰影，與 luō 音脫了鉤，從而順應了歷史發展趨勢和現代人的讀音習慣。

大人物的鬚鬚讓別人捋叫「捋虎鬚」，大人物自己慢悠悠地捋也叫「捋虎鬚」。清·陳瑞生《再生緣》第四十七回：「亭山國丈笑微微，滿面春風捋虎鬚。」這裏的「捋虎鬚」就是國丈大人自己捋己鬚，此尤足證該「虎」只是勢要人物的喻稱，該「捋」字應讀 lǚ 音無疑。另外，「捋虎鬚」後來的引申義，多是比喻冒犯權貴或者招惹厲害人物，《水滸傳》中就有好幾例類似的用法。如第五回：「太公這：『好卻甚好，只是不要捋虎鬚。』」這裏是太公提醒魯智深：那山大王不好惹。又第七回：「那廝卻是倒來捋虎鬚，俺且去向前去，教那廝看酒家本領。」這是寫魯智深暗笑幾位潑皮不知深淺，前來找死。但是「捋虎鬚」似還應有「討好」「諂媚」之義，這可由一句歇後語得到印證。這句歇後語的前半叫「老鼠給貓捋鬚子」，後半解語可有兩種，一是「拼命巴結」，二是「找死」。老鼠給貓捋鬚子，本意當然是討好，但結果則可能是找死，這是同一問題的兩方面。給老虎捋鬚子又何嘗不是如此？所以，討好別人叫「溜鬚」（與「拍馬」同義），「溜」與「捋」用同，皆為理順之義。當然，「捋虎鬚」又有「撩虎鬚」「掠虎鬚」等寫法，其動作就明顯只具有撩撥、招惹之意。但它們應係語源學上所謂一語之轉，義相通而有別，茲不多贅。

總之，《現代漢語詞典》應是受舊辭書的影響將詞條「捋虎鬚」列於「捋(luō)」字頭下，同時又根據口語實際讀音在「捋(lǚ)」字頭下舉了「捋鬚子」的例子，從而造成了兩處不一致的矛盾現象。從這個角度講，倒也算是有情可原的。但是1996年修訂版的《現代漢語詞典》，卻沒有根據其他辭書的正確做法及時加以調整，就不能不說是一點遺憾了。這只能寄希望於今後的再版修訂了。